



永远新生

文/图 吴冠中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

永远新生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083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永远新生/吴冠中著. —北京:中国青年出版社, 2015.3

(名家名篇彩图本系列)

ISBN 978-7-5153-2632-0

I. ①永... II. ①吴...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045990号

责任编辑 曾玉立

装帧设计 瞿中华

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东四十二条21号 邮政编码: 100708

网 址 www.cyp.com.cn

门市部 010-57350370

编辑部 010-57350402

印 刷 北京科信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新华书店

规 格 660×970 1/16

印 张 10.5

字 数 120千字

版 次 2015年8月北京第1版

印 次 2015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定 价 23.00元

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

联系电话: (010)57350337

目 录

水乡青草育童年	002
母 亲	030
雨雪霏霏总相忆 ——我和朱德群的故事	036
走出象牙塔 ——关于前国立艺术专科学校 的回忆和掌故	043
老师·掌故·独白	054
大红袍	059
忆初恋	061
漂洋过海 ——留学生活回忆	067
后续《他和她》	080

目 录

大江南北	086
房东家	088
故宅(二)	091
说 树	094
桥之美	098
寺 庙	101
花	103
雪	106
草兮草兮	108
说 梅	110
花 语	114

风 格	115
等 待	118
永 远 新 生	121
扑朔迷离意境美	123
戏曲的困惑	126
梵 高	130
晨曦与夕阳	140
心灵独白	142



故乡已离得那么遥远，
并且是半个世纪前的往事了，
童年的情景却永远是那样的清晰，
仿佛还是昨天的事呢

水乡青草育童年

故乡已离得那么遥远,并且是半个多世纪前的往事了,童年的情景却永远是那样的清晰,仿佛还是昨天的事呢,是昨夜梦中的经历吧,刚刚梦醒!

一九一九年我诞生于江苏省宜兴县闸口乡北渠村,地地道道的农村,典型的鱼米之乡。河道纵横,水田、桑园、竹林包围着我们的村子,春天,桃红柳绿。我家原有十余亩水田,父亲也种田,兼当乡村小学教员。家里平常吃白米饭,穿布衣裳,生活过得去,比起高楼大屋里的富户人家来我家很寒酸,但较之更多的草棚子里的不得温饱的穷人,又可算小康之家了。很幸运。我七岁就上学了,私立吴氏小学就设在吴家祠堂里,父亲当教员,兼校长。小同学都是赤脚伙伴,流鼻涕的多,长疥疮的也不少。我们玩得很欢,很亲密,常说悄悄话。我至今忘不了他们的音容笑貌,他们永远跳跃在我对故乡和童年的怀念中。鬓色斑白时我回过家乡,人生易老,父母及叔伯姑舅们大都已逝世。但我在路上常见到一些熟悉的背影,那满脸的皱纹,粗嗓门的音调仍没有变,照样咳嗽,大笑大骂。我于是追上去,正想叫唤,他们却惊讶了,原来并不是我的长辈,而是我小学同窗的那些拖鼻涕的小伙伴们。

土地不老,却改观了。原先,村前村后,前村后村都披覆着

一丛丛浓密的竹园,绿荫深处透露出片片白墙,家家都隐伏在画图中。一场“大跃进”,一次“共产风”,竹园不见了,像撕掉了帘幕,一眼便能望见好多统统裸露着的村子,我童年时心目中那曲折、深远和神秘的故乡消失了。竹园不见了,桑园也少了,已在原先的桑园地里盖了不少二层小楼房。孩子们是喜欢桑园的,钻进去采桑葚吃,一面捉蚱蜢。我到今天还喜欢桑园,喜欢春天那密密交错着的枝条的线结构画面,其间新芽点点,组成了丰富而含蓄的色调。但桑园的价值主要是桑叶,桑叶养蚕,桑叶茂密时便是养蚕的紧张季节,一天要采几回桑叶,孩子们也帮着采叶,帮着喂蚕,家里经常要备有几箩筐桑叶,父亲和母亲夜半还要起来添叶。养蚕期间家里焚香,不让戴孝的或有病的不吉利之人来串门,说是蚕有蚕神,须小心翼翼地侍候。蚕大眠了,不再吃叶,肥胖的身躯发白透亮,于是便被安置到草笼上去。草笼是用干稻草绞成的,远看像一条巨大的毛毛虫,近看是稻草秆的丛林。眠蚕被散播在丛林中,便各自摇头晃脑绵绵不断地吐丝,春蚕至死丝方尽,个个乐于作茧自缚。蚕宝宝一天天隐没了,雪白的蚕茧像无数鸽蛋散落在草笼里,全家人眉开眼笑地摘茧。如果有一年蚕得了瘟疫,家里便像死了人一样恹恹惶惶。

我的几个姑姑家都是种田和捕鱼的贫穷之家,唯有舅舅家地多房大,可算是乡里的大户人家,大舅还兼开茧行,同无锡的商人合作做收购茧子的生意。每年卖茧子的时候,我便总跟着父亲到舅舅家去,茧行就设在大舅家后院。父亲非常重视秤茧子时价格的等级,划价和把秤的有时是表兄或熟人,在斤两上稍微占点便宜父亲便心满意足了。卖了茧子便给我买枇杷吃,卖枇杷的总紧跟着卖掉了茧子挑着空箩筐的人们转。这

种时候,我不大容易见到大舅舅,他正忙着与无锡下乡来的客商们周旋。后来我到无锡师范念初中时,有一次大舅舅到无锡,我去看他,他住在当时最阔气的无锡饭店里,一个人住两间房,还请我吃了一顿“全家福”大肉面。我是第一次进入这样豪华的饭店。父亲送我到无锡投考及上学时都是借了姑爹家的渔船,同姑爹一同摇船到无锡,带了米在船上做饭,晚上就睡在船里,不花饭钱和旅店钱。仅有一次,父亲同我住了一个最便宜的小客栈,夜半我被臭虫咬醒,遍体都是被咬的大红疙瘩,父亲心痛极了,叫来茶房(客栈服务员),掀开席子让他看满床乱爬的臭虫及我的疙瘩,茶房说没办法,要么加点钱换个较好的房间。父亲动心了,想下决心加钱,但我坚持不换,年纪虽小我却早已深深体会到父亲挣钱的艰难。他平时节省到极点,自己是一分冤枉钱也不肯花的,我反正已被咬了半夜,只剩下后半夜,也不肯再加钱换房了。父亲的节省习惯是由来已久的,也久久地感染了我,影响了我。我小时候生过一场病,母亲求神许愿,许愿到杨茂公桥的庙会上去敬菩萨。病好后,便要去还愿。杨茂公桥离家有几十里路,那里两年一度的庙会十分热闹,远近闻名,能去看看这盛大的节日确是无比的快乐,我欢喜极了。我看各样彩排着的戏文边走边唱,看骑在大马上的童男童女游行,看高跷走路,看虾兵、蚌精、牛头、马面……最后庙里的菩萨也被抬出来,一路接受人们的膜拜。父亲点上香烛,我磕几个头就算还愿了。人山人海,卖吃的挤得密密层层,各式各样的糖果点心,鸡鸭鱼肉都有,我和父亲都饿了,我多馋啊,但不敢,也不忍心叫父亲买。父亲从家里带来粽子,找个偏僻地方父子俩坐下吃凉粽子,吃完粽子,父亲觉得我太委屈了,领我到小摊上吃了碗热豆腐脑,我叫他也吃,他不吃。卖

蚕宝宝一天天隐没了，
雪白的蚕茧像无数鸽蛋散落在草窠里



玩意儿的也不少，彩色的纸风车、布老虎、泥人、竹制的花蛇……显然不可能花钱买玩意儿，但父亲也同情我那恋恋不舍的心思了，回家后他用几片玻璃和彩色纸屑等糊了一个万花筒，这便是我童年唯一的也是最珍贵的玩具了，万花筒里那千变万化的图案花样，是我最早的抽象美的启迪者吧！

我永远记得姑爹家那只小渔船，它永远离不开姑爹，它也像姑爹对我一样的亲切。姑爹性子暴躁，孩子们背后叫他老虎。其实他不发怒时很温和，他多次摇着他的渔船送我到宜兴和无锡投考、上学。他也曾送我母亲到武进县的寨桥镇上去找一位老中医看病，我也搭船跟着去玩，反正不花一文钱，父亲也总是同意的。姑爹家住在溇湖边的一个大渔村里，村里几乎家家有船。村子很长，一家紧贴着一家沿小河排开，每家的后门临河，每家的船便系在自家后门口的大柳树上。白天，船都下湖了，风平水静的时候，那垂柳笼罩下的渔村倒影是挺美的画境；傍晚，船都回来了，小河里挤得看不见水面，家家七手八脚从船里提鱼上岸，忙成一片。姑爹和表兄弟们讲过许多在湖里的有趣事情，但我从未有机会下湖，只在湖边遥望那一片白茫茫的水，觉得神秘，又有点怕。湖里芦苇丛中栖息着一种小鸟，叫黄雀，就像麻雀般大小，渔民们捕来当肉食卖，如北方的铁雀。姑爹多次送我这种小鸟，母亲炖了给我吃，味道鲜极了。表兄们说，捕黄雀要在深夜，一面张好网，从另一面敲锣赶黄雀撞到网里去，于是一捉一大堆。我听了真兴奋，也想跟着去捉一回。但又说夜里湖上太冷，怕我会冻病，我说不怕；又说担心我不会熬夜，我也保证不睡，他们同意了，我兴高采烈地将尝试奇异的新生活了，但父亲坚决不同意，还是去不成。终于有一次，我也进到湖上的芦苇丛中去了。我们那里，无论大人

和小孩,有钱人家和穷人家,都最怕兵,孩子哭不止时,便吓唬他:兵来了!兵真的常常闯进村子来,信息灵通的人一经发现兵来了,立即报警,家家慌乱着关闭门户,男女老少东投西窜,往草垛里藏,向桑园里钻,大胆的年轻人爬上了枝叶茂密的高高树巅。匆忙中谁家的衣裳还晾在场上;谁家的鸡鸭、山羊未来得及赶回家,也只好听之任之,统统让兵们带走。那时候军阀混战,我经常听说孙传芳和吴佩孚或什么人打仗,兵的队伍经常会经过我们的村子,有什么他们随便拿,非常自由。

当吃了败仗的败兵逃到村子时,不成队伍了,他们更无法无天,情况也就更可怕,打破门到家里抄,抓到男人要花边(银元),抓到女人便强奸,姑娘们吓得魂不附体,总尽先尽快逃避,不易被抓到。有一回一位老太婆被抓住,就在光天化日下的荒坟丛中被强奸,老太婆是信佛的,对这样伤天害理的恶事怕作孽,要求大兵让她撑开伞遮遮天眼。有一次情况特别紧张,据说就要在我们村子不远处打仗,满村人心惶惶,有钱人家躲到宜兴城里去,去不了城里的也投奔远亲去。姑爹来家了,叫我们住到他家,情况紧急时可以上小船躲入湖里芦苇丛中去。我和母亲及弟弟决定跟去,父亲不肯去,他说只要我们走了,他一个人什么也不怕,其实,他是不放心这个家。后来真的打起仗来,我和母亲等挤在姑爹家的小船上驶入湖里的芦苇丛中去,人多船小,姑姑和表姊们分别挤进了他们邻居的船中。听到砰砰的枪声,飞弹在头上空中吱吱地尖叫,心惊胆战,大家把棉被盖在身上,蒙住头,说子弹是硬的,万一落下来,吃硬不吃软。我完全忘记了捕黄雀的事,也没有留心芦苇里有什么有趣的东西,只担心子弹飞来,更担心父亲此刻正躲在什么地方呢,母亲急得不断流泪。小小渔船永远地在我脑海里留下

了难忘的形象，亲切的形象，我特别喜爱鲁迅故乡的乌篷船，我的绘画作品中经常出现水乡小船，正渊源于姑爹家的渔船吧！

渔村人家靠捕鱼为生，也靠芦苇。湖里有大片大片的芦苇，长得很高很高，收割后的芦苇积聚成无数金字塔式的芦堆，姑爹家的村子便被埋在纵横交错的芦堆里，成了孩子们捉迷藏的天堂。夏天，我很早起来，选一根最长的芦苇，在顶端弯一个小三角形的框，用线结牢，再到屋檐下或老树丛中去寻蛛网，早上带露水的蛛网有黏性，用以蒙满三角小框，便可粘住栖息在柳梢上高歌的知了。粘知了，也粘蜻蜓。蜻蜓大都停息在篱笆最突出的高枝上，红蜻蜓特别好看，羽翼有时平展，有时前伸抱住脑袋，正如齐白石的图画。割来芦苇并不是为了孩子们粘蜻蜓，主要用来编芦席，织芦帘。芦织的帘子很大，可用以隔开房间，母亲则用它铺在地上，在上面铺拆被褥、絮棉袍。冬天，很冷，屋里照不到阳光，吃饭都冻得发颤。大门外满是阳光，但有西北风。房子是朝南的，不怕北面的风，于是将芦帘架在竹篙上挡住西面，阳光照射这帘和门墙构成的三角地带，这里便是最舒适的温暖之角了。老祖母整个上午都坐在暖角里晒太阳，母亲也常在里面补衣裳，劈豆瓣。吃饭时，大家端了饭碗来晒着太阳吃，邻家的孩子也端着自已的饭碗来凑热闹，有吃有笑。很快活，引得狗也跟来，猫也钻来，一团和气。老祖母坐着晒太阳还嫌冷，一只小脚总踩在一个铜脚炉上。这铜脚炉很精致，盖子上布满麻子似的窟窿，母亲说这还是她出嫁时的嫁奁，父亲家一向穷，才不会买这种精致的脚炉呢。脚炉里装着烧得半红的苍糠(稻谷的壳)灰，将生蚕豆埋进去，等一会儿就会热，像炒豆一样，豆熟时便“乒”的一声爆炸。我埋进了豆，



我特别喜爱鲁迅故乡的乌篷船，
我的绘画作品中经常出现水乡小船，
正渊源于姑爹家的渔船吧

但玩着玩着忘了时辰,老祖母脚下突然乒乒乓乓爆炸起来,吓她一大跳,引得大家哄堂大笑。

只有冬天农家闲时才架起芦帘晒太阳,尤其春节后的半个月內,大家可以快快活活、高高兴兴地享受太阳的温暖和家庭的温暖。孩子们不只是自己爆蚕豆了,还可吃到煮熟的菱、花生和夹有核桃肉的糕。这都是春节带来的好处,怎么能不盼望春节呢。春节要吃好几样菜,最主要的是吃猪头,我以为猪头肉是最上等的东西了,只有过年(春节)时才能吃到。春节前母亲特别忙,要煮猪头,要做够全家吃半个月的糕团,还要外加几笼粗粉团子,是专门为春节期间发给叫化子的。平时叫化子要饭,要了半天只给一点点剩饭,有时不给,但春节期间无例外一律要给,而且一到门口就给,所以叫“发”。于是叫化子特别多,络绎不绝,有时是三五成群结队而来,几笼团子还不够发,团子便一年比一年做得小了。有一种叫化子不穿破衣裳,穿整整齐齐的长衫,还戴着礼帽,手提小锣,边唱边敲小锣一步步缓慢地跨进大门来,这便是唱春的。给他一个一般的发叫化子的粗团子他不要,不理,继续唱。我便加倍给他好几个,或给自家吃的大白团子,他不用手接,只用那锣反过来盛了团子,然后倒进背在背后的大口袋里去。这是我最早见过的歌唱家。后来我在巴黎留学时,旅店后窗下的小夹道里也偶有人拉提琴或高唱,期待旅客们撒下法郎去,这时候,我总立即回忆起童年时家门口的唱春人。春节过了初一,便开始到一家家亲戚家去拜年,穿着新衣裳吃年酒。母亲总嫌父亲家穷,说她是被媒人花言巧语骗嫁给父亲的,当年外公看得起父亲读书识字,认为有出息。母亲也一向有点瞧不起穷姑姑们,自己不常去她们家,而总爱带着我往舅舅家串门。舅舅家吃得讲究,过

年打麻将,压岁钱也给得多。大舅舅爱骑马,地方上有点名气,因为在家乡只有耕田的水牛,很少见马。表姊带我玩,领我去看舅舅养的大马,我仿佛去看老虎一样新奇,但不敢走近,怕它踢。二舅舅抽大烟,抽了卖田,卖了田再抽,人抽得骨瘦,二舅母常向我母亲哭诉。母亲是二舅的姊姊,劝他,骂他,二舅表面上唯唯诺诺,其实不听,照样抽。我们村子里有一个不正经的女人,名声很坏,有一回有人来家报信,说我二舅正在她房里抽大烟鬼混,母亲一听气急了,立即赶到她家去,我也跟去看。进大门后直奔里屋,里面房门紧闭着,房里有忙乱的声响,母亲叫二舅的名字,二舅不敢答应,更不敢开门,母亲隔着门哭骂,骂舅舅尤其不该到她眼前来丢脸。父亲也在家骂,好像骂给我听,意思是万万学不得,同时也针对母亲,有意煞煞她平时老夸耀娘家阔气的威风。

每次过年,父亲从大橱(衣柜)里拿出一幅中堂画和一副对联挂在堂屋里,一直挂到正月十五,然后又小心翼翼地卷起来,藏进大橱里。大橱是红漆的,很漂亮,也是母亲的嫁奁,一直保护得像新的一样。我们家是小户人家,房子也不大,但村里有中堂画的人家很少,因此我曾为此感到骄傲。画的是几个人物,中间一个老头可能就是老寿星,这是父亲的老朋友繆祖尧画的。繆祖尧矮胖矮胖,很和气,家就住在姑爹家那个渔村里,家里也贫苦,靠教书生活。他和父亲很合得来,早年两人曾一同到无锡一个叫玉祁的村镇上教小学。父亲在玉祁教书时每年腊月近年底时回来,我还依稀记得,每次回来总带回一种中间穿有大孔的饼干,这也是我认为最好吃的饼干了。他还讲过一个故事,说有一回学生家送来的早餐是糯米粥,他和繆祖尧恰好都不爱吃糯米粥,只吃了一点点,但糯米粥会膨胀,罐